

莉迪亚文集第一卷

海那邊
在北邊
風



海那边.....

莉迪亚 著



孰焉国际家庭文艺丛书

1997年12月

封面题字:连 登

封面设计:Otto Heide(莉迪亚)

责任编辑:林继福 刘伟壮

海那边……

孰焉国际家庭文艺丛书

莉迪亚著

广州市荣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997 年 12 月第一版 1997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134600 字 印数:1—3000 册

定价:9.00 元

目 录

前言	(1)
波兰见闻	(4)
在德国租车	(16)
荷兰归来话人家	(20)
阿姆斯特丹之谜	(29)
难忘比利时	(33)
梦巴黎	(40)
国际家庭在欧洲	(44)
德国青年的“心中之国”	(53)
马达加斯加来客	(56)
再见,伊斯坦布尔;再见,土耳其!	(62)
布拉格之夏	(72)
教士戈雷果	(82)
Kara Heide·亲爱的海德	(89)
房东太太	(99)
阿娟的烦恼	(105)
中国迷沙丽	(109)
欧马和古乐珊	(114)
折点	(118)
在欧洲话“吃”	(134)
巴哈伊信仰	(144)
后记	(154)

前 言

1988 年到 1995 年 2 月,我的生活经历了近八年有生以来最艰难和苦闷的时期,这一时期也使我从单纯向成熟大大地迈进了一步,所有的不幸和遭迁都是一本本最好的教科书,从中我真正认识到人和社会。重要的是在那个时期我学会了辨别事物的良莠,同时,似乎使我感到应该换一种活法。

正在这一时期,我接触并自学了世界语,尽管事实上我也十分的缺乏时间去真正学习它。但是,无论什么阻力,没有谁能够让我放弃它,因为我确信的一点就是:它豁亮了我的眼和心,让我看到世界更远、体会人生更深。

就这样,当那个时机到来的时候,世界语竟然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1995 年 2 月,我所在的国营大企业由于经济效益极差要转行而大裁员时,我在那时终于做了一个重要的选择:独闯世界。这时,著名青年世界语者 Joachim Werdin 和他的太太台湾世界语者王钟伊女士聘请我到波兰他们的语言学校任教。从此,我从一个世界语自学者进入到世界语的国际大家庭里。之后,我以我学得不很好的世界语和在欧洲刚学的一点德语,在欧洲开始了旅游考察和工作。两年间,先后到了波兰、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卢森堡、捷克、土耳其等国家,所到之处均是与当地的世界语者们在一起,享受到无比的友谊和各国世界语者或非世界语者的帮助,我的世界语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在欧

洲的生活也随之掀开了另一页新的篇章和展示了另一番景色。

本书记载了我在旅欧期间的人和事，记叙了巴哈伊信仰和世界语运动的发展与它的深远意义。并以此答谢我在欧洲的所有帮助和支持者，同时也希望与广大读者共同分享，与世界语者们共勉。

1997年10月莉迪亚于德国

本书特别鸣谢

(以字母顺序排列)

Bockermann Gregor	德国
Chai Hoo	澳门
Chen ShuYian	中国
Huseinov Omar	塔吉克
Neubrandt Sallie	美国
Otto Heide	德国(国际巴哈伊世界语协会副主席)
Rakhmanova Goulchan	塔吉克
Wang ZhongYi	台湾(世界语者)
Werdin Joachim	波兰(著名青年世界语活动家)
Westerhoff Bernhard	德国(国际巴哈伊世界语协会秘书长)

波兰见闻

集中市场

这是每个家庭主妇都必需来的地方。所谓的集中市场，就是食品、蔬菜、水果、成衣以及其它生活日用品均在这里集中，以小摊位形式出售给当地的市民。在我们看来，那个肯杰逊(波兰的一个小城市)的集中市场的规模不算太大，食品有欧洲人的主食面包、以及相应的奶制品。波兰和欧洲的其他国家一样，各种奶制品的种类较多，而且价格比较便宜。如果是初次来欧洲的中国人，对那么多营养丰富且价廉物美的奶制品是不认识的。哪些是牛油、哪些是奶酪，全没概念，站在这样的摊位前，只能是瞪着你的傻眼看看而已。但对欧洲人来说，那些大罐小罐里的东西，是每天事关他们饱肚子的主要食品。很显然，中西方饮食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看他们的蔬菜摊档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由于波兰的冬季长，而且气候寒冷，农作物的生长期很短，所以绿叶蔬菜少得可怜。只有生菜和菠菜，以及少量的芥兰头。偶尔会撞上西芹，估计也是进口来的而且一会就没有了。供应量较多的大概就是土豆、红萝卜和硬得几乎不能煮烂的包菜。那摊子上摆着的北京大白菜，据说也是这一两年来才有的。而且也是依靠进口，其价格当然让人张口咋舌，一颗大约两公斤的大白菜，要大约四万旧兹罗提。四万旧兹罗提，折合人民币 16 元左右，16 元多买一颗两

公斤的大白菜，中国人会想，这日子没法过了。是的，波兰现实的物价与人民的收入比例是失调的。（波兰货币单位实行新旧同时流通）由于旧兹罗提的面额很大，常常有百万元一张的，所以人们常常戏称：波兰人，人人都是“百万富翁”。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四百多元人民币，又想实现当“百万富翁”的话，就把它兑换成兹罗提，美梦即可成真。波兰由于要加入北约国，很多方面都参照欧洲其他国家的。我们从波兰的邻邦德国回来，可以发现，波兰的一些蔬菜甚至比德国的还贵。

在肉类方面，均以冻肉出售。肉店里经常是拥挤着排队买肉的人，价格比中国大陆的略高一些；各式的香肠又粗又长地挂着。每每进入肉店，我就想，中国美味的皇上皇香肠如果能挂在这里的话，他们那些大概就挂不出手了。

感谢上帝，在鱼品店里，虽然不可能有新鲜的鱼买，但他们这边的各式海鱼都是美味可口的。而且价钱方面也容易接受。因此，我这个不太吃鱼的人，在波兰却有了吃鱼的“业余爱好”。然而波兰之旅的结论是：生活在中国是件无比幸福的事，至少在饮食方面，中国人独享一流的口福。对那些整天向往海外生活的朋友们，我真的该对他们说一句实话：面对美味的中国菜，千万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在日用品方面，无论是成衣款式，质料还是色彩，普遍不及中国大陆的丰富多彩，使人感到波兰的物资远不象中国大陆的许多城市那么充足。然而，波兰的皮衣却质料很好，而且价格也不是很贵，一般皮质较好的皮褛价格在 400 至 600 新兹罗提，大约合 1600 至 2000 元人民币之间。象这样价格的皮褛，在中国广州的百货店里定要达到四千元以上的价格。

在集中市场转转就会发现，人们的主动排队现象。在中国大陆，排队买肉的现象几乎已经消声匿迹了，不料在波兰的集中市

场里却屡见不鲜。不仅买肉，购买其它很多食品也有排队的，这使我们有点吃惊。一方面说明波兰人的遵守秩序的文明习惯，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的物资还是比较缺乏的。据说，几年前波兰人买肉还要凭肉票，很多东西都是凭票购买，甚至买家具都要凭票。生活在如今的中国还是幸福的，买各种东西都是随便的事。

走过波兰的几个城市的集中市场后，发现象中国大陆那样拿着小弹簧秤复秤或到专设的公秤处再称一下的现象是没有的。是波兰卖者均比较诚实，还是买者不象有的中国人那样斤斤计较呢？这就不得而知了。他们甚至连讨价还价的都很少。

集中市场的星期六早上是一番人头涌涌的景象。因为，按欧洲人的习惯，星期六和星期日是假日，一般都不工作，集市也仅在星期六早上开张到下午一点就收摊了。然后，星期日是绝对没有人会出来卖东西的，大家都要休息，度假或去教堂做礼拜。这与中国大陆越是节假日越要抓紧时间早开门，晚收摊的情况完全相反。在欧洲，如果谁要节假日做生意的话，很多人会认为他们是神经病。因此，大家都赶着星期六的上午大采购。这样，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就觉得很不方便，同时，认为他们失去了很多挣钱的机会。但是，许多欧洲人要享受度假的人生，挣钱在这时就不那么重要了。

在那样的市场上，我们很自然地想找到一些中国货，除了白布面的球鞋和黑布鞋以外，几乎不再看见中国产品。有很多标着中文字的方便面出售，但再仔细察看，均是泰国、越南或新加坡生产的。市场中常有一、两个越南人在摆卖一些很不时髦的成衣和简单的日用品，虽然东西不起眼，但也时常有些生意可做。在另一个集中市场中有一些俄罗斯人在摆卖一些来自中国的小百货，如万金油、手电筒之类。

总之，波兰的集中市场虽不及中国大陆的许多城市那么物资丰足，但也秩序井然。

边贸城和勤奋的中国人

Cieszyn(切逊)，是波兰南部与捷克交界的边境城市。古老的切逊是一座山城，晚上站在高处俯视这座不太大的城市，也是灯火辉煌的满眼美景。然而，这里的边贸生意就在这灿烂的灯光下，从清晨四点钟就已经开始了它的繁忙。

在远东进出口贸易公司总经理梁先生的带领下，我们来到当地的一座贸易楼，象中国大陆的许多商场一样，这里都是以小摊位的形式批发商人们的商品，每个摊位大的约两平方米，但是租金相当令人咋舌，每月大约要500多美金。摊主基本上是波兰人，客户多为捷克的批发商。整栋楼只有梁先生他们的摊位是国人的，并且出售和批发的都是来自中国的商品，主要是服装。

按我们来自中国大陆的人看来，那些服装都是很过时的，绝对谈不上什么时髦，甚至很多来自广东的服装，如果拿它们给现在的广州时髦年青人穿的话，是绝对没有人要的，搞不好，还会甩出一句：“这么农村(土气)，留给你穿吧！”衬衫、毛衣、短裤和小手帕这些很不起眼的小东西，在这里却都很有市场，而且销路很好，几乎是供不应求。

来欧洲以前，一位老年朋友曾托我在北京帮他买几条小手帕，因为他爱跳舞，出汗以后，拿纸巾一擦，容易擦后在脸上留下一些小纸屑，而且经常会沾着脸上的小纸屑又去跳下一场，很不雅观。由于在广州找不到卖小手帕的，所以到处托人到外省去买。没想到我在北京也没有找到，不难设想，“时髦”了的中国人早已将手帕废弃了。殊不知，这些上海生产的小花手帕在欧洲

却如此大受欢迎。因为欧洲人普遍不喜欢在大汗或擦鼻子之后在脸上留下碎纸屑，再就是因为欧洲人的环保意识的缘故。如废纸容易随手丢掉，造成城市的卫生问题，而用过了的手帕，你就得带回家去处理。

与别的摊位不同的是，这间唯一的中国人开办的公司的摊位是明码标价的，且价格十分优惠。所以很多捷克的商人来到之后，远远看见标价就马上被吸引过来了。熟知行情的批发商们知道，再也找不到比这家中国摊位上更便宜的商品了。于是乎，梁先生他们的档口前每天从一开档就已排满了要货的人，没有别的秘诀，梁先生说，凭的就是价廉物美。

良好的经营给公司带来了颇好的经营效益，同时这也招致了许多当地生意人的红眼，有些人威胁道：“如果你们再用这样的价格销售你们的商品的话，小心砸了你们的档！”“你敢！”梁先生这样在异国奋斗的中国人，就凭着这种临危不惧的胆识，不但没有被吓唬住，而且那些威胁的人，最后也不得不转过来向梁先生他们要货。梁先生大约五年前从中国大陆来到波兰，先后走访和居住了好几个国家和城市，最后选择了切逊这个边境城市，并开始了他们的国际贸易。

虽说整个公司只有三个中国人，要开展边贸生意，文化交流并开设了中餐馆、诊所，工作十分繁忙，常常清晨三、四点钟就起床检查摊档的工作。因而他们公司雇佣了十多个波兰员工。那些人有的长期待业，是梁先生他们这家中国公司为他们提供了工作机会，有了收入，按时纳税，使他们的生活有了保障。凡在该公司工作的人不论时间长短都要签订合同，只要工作认真，这些波兰员工的工作是稳定的。事实上，在波兰失业率较高的情况下，梁先生他们的公司在一定意义上不仅给波兰及其邻国带来了

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还给当地人创造了就业的机会。我们看到很多当地人都喜欢到中国的公司来工作。正是有象梁先生这样勤奋的一批中国人把中国的许多产品输入世界各地，使中国这个词在世界上被更多的人所认识。然而，在异国的奋斗确是艰辛倍尝的，梁先生公司的三辆车，一辆被当地人修得面目全非；一辆的音响设备被盗。频繁的货物来往，也曾有过大笔款子被拖欠和赖帐的事……。

中国人在异国经营公司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波兰对中国人（也包括其他外国人）的税收比波兰人增高一倍，其它各种税务自然也不低。然而勤奋而聪明的中国人到哪都能放光发热。梁先生所经营的中国公司就这样硬是在波兰的这个边境城市从众多的公司中脱颖而出。

说到该公司，如不谈谈李娜女士，将是一大憾事。该公司的这位女干将李娜女士也来自中国，除处理公司的商务工作以外，还统管着公司的现金收支，每天在忙过繁多的帐务之后，李娜女士还将她掌握的中医知识奉献给波兰的人民，在他们自己开的诊所里，她每天工作两个小时，给慕名前来求医的病人针灸治病。中国的中医中药和来自中国的一些医疗仪器，通过李娜的诊所，渐渐被波兰人所接受、信服和欢迎。一些被治好顽疾的病人对李娜感激不尽。就这样，李娜用她的中国医学知识和娴熟的波兰语给波兰人送来了宝贵的财富——健康！她亲手为一个波兰的双耳已聋的儿童扎针，经一番努力，最后这个儿童能听到声音了，李娜因此在切逊也声名不小了。

中餐馆也是梁先生他们公司的一个点。我们在那里看到一位来自中国的厨师韦先生。小小的中餐馆，刚刚开业不久，虽然还不怎么赢利，但却是切逊至今唯一的中餐馆，规模不大，但却以它的

美味食品在悄悄地改变着一些当地人的饮食习惯。当地人在这家中餐馆开业前，几乎根本不认识什么是黑木耳，梁先生他们就把黑木耳的食用价值作了详细的介绍，给波兰人上课。当地人现在也开始爱上这个不怎么漂亮，却很可口的中国土产品。鸡爪子，在当地以前是很便宜的，因为波兰人几乎不吃它，经过中餐馆的推出以后，结果是，鸡爪子在市场上价格飞涨。按中国的饮食文化标准来看，波兰的食品，真是可称得上是太贫乏了。中餐馆的出现无疑使那些愿意进中餐馆吃一顿的波兰、捷克等欧洲人大享一次口福了。

教授出身的梁先生，生意之余，没有忘记将中国的文化艺术介绍给波兰人民。在他们的住所，我们看到了不久前由他们举办的“中国音乐会”录像带。梁先生、李娜和韦先生都登台表演。中国的音乐还很是迷住了一些波兰人。

在国内，梁教授是著名的“世界语者”，李娜女士也是“世界语者”，他们还曾在波兰的大学开办过世界语班，教授世界语。但是，世界语运动的发展有时总是成缓慢的趋势。梁教授和李娜女士一边经商，一边参与世界语的活动。时间对他们来说总是最缺乏的，他们想干更多的事，但是，时间、精力、人力都不足，所以梁教授时不时地调动国内的有才之士来帮忙一起干。

切逊，这个边贸城，来来往往的多是波兰和捷克人。捷克的物价和生活水平比波兰高，所以很多捷克人利用地理上的便利，到波兰来购买生活必需品，然后当天即返回捷克，十分方便。我们在边境看到来往的人们一切都秩序井然。切逊流通着两种以上的货币，捷克和波兰的，但商人们都比较喜欢保值的捷克货币。我们看到许多当地批发商追着梁先生他们问要中国货。不难设想，在切逊这个小小的边贸城市，如果少了梁先生他们三位中国人，将少去许多生机。

中国武术在波兰

当波兰还是冰天雪地的季节时，我们来到这里，并住在那个叫肯杰逊的小城市里。一天，一位中国朋友来访，给我们送来戏票，说是由波兰人表演的中国武术。“波兰人表演的中国武术？”“有没有搞错！”我十分怀疑那个表演有无可看的价值，但我们还是去了。在附近的一家电影院，不管精不精彩，我们决定给表演者捧捧场，因为，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在弘扬中国文化。

表演已经开始，果然是波兰人在台上表演中国武术——咏春拳。音响里放着中国的音乐，演员是位中年人(我们叫他 C 先生)，只见他手持两把短刀在台上挥舞，后面是许多波兰的中学生，也在表演一些拳术。舞台的布置就是三个中国字：“咏春拳”。台上师徒们一招一式都相当认真，也有一定的水平，不时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以前，我不知道什么是“咏春拳；我这个中国人，竟从这些波兰人那里认识了中国的东西！

此时，我们对舞台上放着的两张红色沙发感到疑惑，波兰人表演时要坐在舞台上吗？陪同前来的中国朋友解释道：“不，那是为你们准备的。”“我们？”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演员们早就知道有两个中国人要来看他们的表演，所以专门在舞台上郑重地摆上两张沙发，准备请我们坐在舞台上的(但是，我们来晚了，并没有上舞台去)。

之后，经朋友介绍，我们才得知。这位 C 先生曾经自费在上海学习过武术，回到波兰后，义务传授中国武术技艺。他住在离肯杰逊较远的一个城市里，这是利用休息时间来这里为市民作

免费表演的。至此，我对这些爱好中国武术和热爱中国，并在无私的、义务的宣传中国文化的波兰人之敬意油然而生。

大约两个小时的表演结束后，我们来到台上向这位义务宣传中国武术的波兰朋友祝贺他表演的成功，并且他十分满意的笑脸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

中国人在海外宣传中国的文化，是他们爱国的热情使然，而外国人在他们的国家义务宣传中国文化，是他们胸怀无民族界限，追求世界大同的另一番精神世界的表现。

如果说 C 先生热爱中国文化是个别现象的话，那么在这之后，我有机会遇见一群正在练习中国“咏春拳”的波兰人，这就无从解释了。

应朋友之邀，我来到当地的一所中学的体育馆内，二十几个青年人正在练习中国武术。让我吃惊的是，教练是波兰人，竟然在用广东话数数，从一到十，而且学员们也明白，按他的数数口令在操练。后来我才知道，教练曾在英国随一位来自香港的师傅习拳。之后回来波兰授拳。每星期两次，每次两个小时。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消息为何如此灵通，竟然知道我会中国的太极拳、剑。在他们盛邀之下，我也义务向他们教了中国的太极拳。这一教不要紧，谁料还引来几位要求单独教授他们的人，可我在这短短的旅期，要全都教会他们，在时间上已不再允许。最后我意外地收到一个穿着波兰民族服装的布娃娃和一束鲜花。那是我的“洋徒弟”集体决定给我的答谢。

“洋徒弟”中最认真的是一位中学的英文教师尤拉女士，她可是个中国迷。由用中国的 505 气功腰带后，对中国的东西更是着了迷。波兰的教师收入是很低的，据说她每月的工资是 230 新兹罗提，约合人民币 900 多元。在现时的波兰物价的情况下，这样的收入真的是不算多的。因此，尤拉的先生除了在当地工作以

外，每年的收割季节，便到北欧的挪威去工作一段时间。前几年在挪威工作两、三个月的收入就可供在波兰生活一、两年了。但是那样的“好时光”已随波兰的物价飞涨而一去不复返了。尤拉女士是学习太极拳最热心和最认真的一个，由于没有孩子，先生又是个电脑狂，所以，她总是有许多自由的时间。不久前，在学校的组织下，她们去意大利旅游了半个月，回来后她兴奋地告诉我们，她甚至在意大利的海滩上也打了太极拳。当我们告别的那个晚上，尤拉女士是由衷的感谢和着许多的感叹：呵，中国；呵，太极！

前一阵从中国来的人在当地的化工厂协助波兰的化工工作，给波兰人带来了中国的化工技术；王小姐来自台湾，与她波兰著名的青年世界语活动家魏先生结婚，建立了一个中国与波兰相结合的国际家庭；后来，一位中国的厨师来了，又让当地人品尝和认识到中国菜的美味，小城里唯一的中国餐馆生意好得不得了；梁先生他们来了，办起了中国的公司，这给波兰带来了中国价廉物美的日用、医疗保健用品；现在，我又来了，让当地的波兰人知道，认识并练习了武术和气功相结合的精典——太极拳。

何处是吾家

在这个小城镇，我们还拜访了一位早年离别中国故土，在波兰住了二十几年的老艺人姚。他传奇的一生，使我们都觉得他真该将他的故事写出来，但是，他不愿意，说：太苦了。

那是在中国的河北省的一个小农村，十岁的姚被马戏班的班头带到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表演马戏。从小受尽了班头的打骂，小小年纪就受到新加坡等国政府的驱赶和捕抓，由于没有正式